

解甲歸田。希臘的前途，結果由直接繫於可以利用的外援的數量。眼
想已不復存在。英國正以全力應付本身的危機。蘇聯一直在渴望不
着管理也不幹，祇會以蘇維埃政策來煽動希臘，她不會緩和她的困
窮。

因此，美國遂成了希臘唯一的希望，然而美國的援助計劃却祇以
一九四八年六月三十日為期限。倘使美國的援助將從此終止，這消耗人
力與財力的部隊，在這無法庇養人民，供應需要物資、與担负經常
消費的國家中，將成為一段不可彌補的力量。缺乏政治與經濟的安
定，而祇有配備精良的陸軍，希臘將受一個強有力者的霸制——未
自左翼或右翼。

現在希臘有兩個這樣的人。其一為右翼的拿破崙·薩瓦斯 (Nepo-
leon Savvas)，一個五十七歲的軍人，職甚賤與各種政客。今日的薩
瓦斯常穿黑色的衣服並且喜歡做出尊嚴的樣子，不再像早年那樣
地愛炫示他的長鬚與美觀的制服了。但他的活動，無論公私方面，
都比戰前參與四次政治革命時還要那惡。在最近一次他出任保天克
內閣的公安部長時，曾不顧政府中反對者們的政治信仰，領導了
一次殘酷的排除美己的運動。美國官方一項秘密文保曾指出薩瓦
斯的「執裁與法西斯傾向」與「美國民主思想背道而馳」。在政府與
社會間，他以英人組織的希臘憲兵隊為模範，這此憲兵中也有許多
是在佔領期內幹過為德人效勞的警務工作的。薩瓦斯身軀矮胖而
堅實，見人怒喜都下眼鏡，今日他在雅典正夢想着成為巴爾幹地
叱風雲的人物。

另個人也很可能成為這未來的強有力者。他乃是左翼的尼柯士
·薩科里亞斯 (Nikolaos Sachtouris)。這英雄與虔誠的共產黨員，曾被標
為莫斯科東方研究院最傑出的學生，今日是希臘共黨的書記長。
他不像拿破崙·薩瓦斯那般尚武，却頗有理智。雖然被目為希臘共
黨活動的首腦人物，但去年他（直深居簡出，不火露面。他曾進過
多次監獄，四十四歲時被拘入集中營，將半年之久才重獲自由。最
初是被波蘭的赫·米連撒斯 (Jerzy Mielniczak) 執裁政權囚禁的，其後
德人又將他從希臘解往波蘭 (Gdansk) 便在那裡被美軍所釋放。一個

天才的演說家與幹練的行政者，他無疑地已為希臘準備一項計劃——假使共黨一朝能獲得政權的話。

可是，一個左翼政府或一個共產黨政府乃是美國所極力想竭力防止的，同樣地，一個右翼或法西斯政體也是不可取。這兩種極端政府可能不久便迫使艱苦的希臘向甯境以外受西方支持的土耳其或巴爾幹的蘇聯衛星國去尋求發展。這類事件無疑地能引起另一次戰爭。基於上述原因，希臘今日的重重危機便不僅是她本身故小的面積與稀少的人口所能表明了。而且希臘問題因此也成了測驗美國外交政策的依據。

II

希臘問題的癥結在於戰前的遺產之重以致時常驚人的毀壞一九三九年希臘共有種類大小不同的建築八百七十二萬五千幢，現時有四千萬幢以上是毀壞了。就人類的災難而言，小至萬那都居戶及十萬那都居戶現已無家可歸。希臘戰時摧殘的建築物，橋樑，鐵道，與公路，需款八十億元纔能修復。此外戰時希臘損失了大部分戰前的小型工廠。這個國家在經濟上因此遂呈現了麻痺狀態。可以利用的失業群衆不能加以徵用，約有二百四十萬人完全藉直接的經濟米苟活，而且因了現時的內亂，沒游擊軍逃亡出來的難民已有二十五萬餘人，幾十萬生靈正受着營養不足與眼帶發炎的疾病（如砂核症）的折磨。

希臘的財政狀況也同樣的不景氣。美元的官價是五十德拉克麥（希臘幣名），但在猖獗的里市中，一元美金却換高至九十德拉克麥。希臘的里市買賣已成了全國最大的商業之一，每年的交易額約自一千萬美元至千萬美元。然而黑市對於希臘經濟雖屬有害，但折價的高低都在受着火力的壟斷，買賣交易空以榨取鉅利。

祇有一個財政上的問題希臘人民是可不加想慮的——製造偽鈔的問題。希臘大鈔的最高額是兩萬德拉克麥，（約值兩元餘美金）價值還不及印製的成本。戰前，同樣一張大鈔值二百美金左右。這種通貨膨脹影響到所有的希臘人民。若與一九三九年十月時相較，希臘的工資（或新給）約增加了七十七倍，而衣著則增加了二百一十三倍，食物一百六十八倍。

有一句老話，希臘與負之是相聯的。即使當一九三九年時，希臘的生活水準也幾乎是全歐洲最低的。那時每一方公哩的穀地均有居民

三百零六人，而比較之下保加利亞每方公哩平均祇有二百四十人，南斯拉夫八百八十人，羅馬尼亞二百二十八人。假定希臘有一個生產率高而且開發得極發達的農業區域，這稠密的人口也許可以免去艱苦，不幸希臘七百萬人居住的大地，仍在用着最簡單的耕種方法，而且每畝田地的生產量又極微薄。

戰前，希臘每年輸入的大麥，約及所需量的三分之二，這使異說外幣付出了大量的金錢。製造紡織品用的必需原料，凡是從海外運來的。幾乎所有的機器都須購自他國。此外，希臘更沒有煤，鐵，與油。

同時，希臘在國際市場上的輸出也極有限。煙草是主要的輸出品，它佔希臘運往海外產品的八半。（大多數土耳其煙草皆來自希臘的卡依拉（Kala）區域其他如小葡萄乾與葡萄乾，國外也有受之。）希臘的航運在國際經濟上也是重要的，因為希臘水手們的工資非常低廉。

但在戰前數年，希臘的出口貿易即已每況愈下。這個國家於是實際上祇能靠倚居美國澳洲及南非等地的人民的匯款來維持經濟的平衡。現在情形改變，移民於外國已不再可能；而且久居海外的僑胞大多業已物故，他們的子孫都視自己為新國土的公民，不復承認是希臘人了。

今日世界上或者可說沒有另一個以農業為主的國家，其經濟狀況是這般不穩定的了。

希臘戰前向問題與戰時的毀壞造成了國家的危機，假使以經濟作有效的解救，雖是極非常艱鉅的工作，但還不是絕對無從着手。然而目前的情勢恰巧相反。希臘的放款者，銀行，與雅典的船塢所有人，對於國家的前途已不存着信心。他們覺得希臘已瀕「無可挽救」的階段。因此當戶便傾其全力以維護自己的錢財，而所使用的各種手段，對於國家的復興只造成了最大的阻害。

這類手段是很容易施展的，因為希臘的經濟，直便在接受着巧妙的控制。這三個大戶支配了國家的財政，勾結監察者操縱與影響整個金融界。他們的經濟支柱是希臘國民銀行，這是一個私人投資的組織。這三個大戶便是希臘百分之六十生活優裕的富有者的領

導階層。

祇有在大地所有權一方面，這百分之二十的富有者是並未起支配作用的。⁽⁵⁾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厄尼塞洛斯政策推行的結果，希臘變成了一個小地主國家。依魯撒奧奧·厄尼塞洛斯 (Eulhaidas Vangelos)，希臘現代史上最偉大的政治家，早已鑒於共產主義的威脅，明瞭農業對於農民的重要。他解散了大的田產，而將大地分配給幾十萬小戶。

以一種社會實驗來看，厄尼塞洛斯政策在蘇聯控制區以外的地方，還是一項無比的良法，但在希臘，則進行非常艱難。希臘的經濟制度因受政府監督的限制，被偏袒一般特殊人物。一個人不能隨便創辦一家工廠或設立一個進出口行，他必須先得到政府的許可；而政府的許可則祇給予那些與政府「沆瀣一氣」的「通常人物」。這種制度遂造成了驚人的弊端與不合理的商業投資，我們祇需在雅典觀察一週便可得到明證。

雖然希臘是一個匱乏的國家，但雅典的商店中却充滿着各種優等物品。每項物品的價格都是世界上最貴的。一隻胡連打火機與雙筒美美金八元，在阿羅索需十元，在耶路撒冷需十二元，而在雅典則需十五元。德拉克麥，依官價計，約需三元美金；若以黑市折合，則需十七元左右。一枝派克五洲鋼筆，雙筒的標價是十五元五角，雅典則需二十萬德拉克麥，官價合美金五元，黑市約合三十元。一套裁製精良的英國呢料衣服價格高至美金二百五十元。我想着着有誰能買得起這樣高價的貨品，最近曾在雅典著名的三惠廣場外化去示時的功夫法惠附近的八家商店。在那一小時中，我祇見到三個顧客走進那八家商店。為什麼這般店主們不肯減低此種價格而實行薄利多賣呢？

這答案是極簡單的。店主們並不想多賣出貨品。所有那些胡連打火機，派克五洲鋼筆，與毛織品都是被儲藏的貨品，儲藏的原因顯而易見。由於通貨不斷地膨脹，希臘的店主們對於德拉克麥已失去信心；他們收購物資，定以高價，靠淨資產維持生活。保留物資來等候無可避免的價格騰漲，確比傾銷來得合算。因此，希臘店主們寧願儲藏有確實價值的貨品而不願留存鈔票。上述這類物品，除可抵制通貨膨脹外，如通貨發生不須飛離國土時，還便於攜帶。今日

希臘內亂方興未艾，北方又受着蘇聯衛星國之威脅，較便性遂成了經濟的主要因素，可變性也同樣地重要。

我曾向一個希臘珠寶商，一隻瑞士門中價格僅二十五元的錶為什麼賣業價二百元，輕易不肯脫手。他說在希臘沒有人相信未來；每個人都想以少數資金博取大豐利，而且每個人都覺得有「資財便得逃離」。一次希臘陸軍的辭退，希共黨的暴動，或蘇方發動的侵略戰，都是可能發生的事。這類事隻一且未貼，他便得將業務一反之向清裡結束，以便於運輸的小財商或美鎊與美金把資本轉移外國。

當然這些在變時能逃出希臘的乃是有着外幣或有着便於運輸的財物的人。同時這些富有者以多方面壓榨着希臘的窮苦。他們不僅這着後品上剝削買客，即對日用品也施同樣的伎倆。譬如我曾調查過雅典市上毛巾的價格。我首先調查一個在喧雜的中央郵局外面推而輪車叫賣的小販。我向一條質地粗劣的毛巾的售價。它竟需三萬五千德拉克麥的毛中，他告訴我這毛巾的原因。這售價三萬五千德拉克麥的毛中，他所付出的本錢就僅一萬一千德拉克麥。後來我又去調查批發商，發現同樣的毛巾祇要九千德拉克麥便可從國外批來。這種商業方法是可欺的，因為長生意除需資本外，還需一紙入口許可證。資金現已匯於國內的一個小集團。以官方的寵幸，入口許可證也祇限於這個集團獲得。因此小販和他的顧客一佔全人口百分之九十八——便在迫切的需要與壟斷者操縱的供給中被壓榨了。

美國代表團團長保羅·包德(Paul Board)曾有這樣的報告：希臘全國普遍存在着「種生活水準與收入不均等的現象。好幾種一入，換機之承，與黑市貿易者都已變為「享用豪華的鉅富」。任何政府都無法作有效對策的問題。同時，平民則在匱乏的給養下轉孔着。希臘戰前的制度造成了富者愈富的態勢，而現在則更不加厲，形成一種怎樣塊能以最速方式吸盡民脂民膏的局而了。

除了國內被搜括外，希臘並很少得到外匯的好處，使平民身受其益。結果，國家的財源也都涸竭了。譬如拿美國以給希臘世

為重建商航之用的船舶一事來說。當希臘政府接收這批船舶後，立刻便以低價將一部份售予希臘的航商。今日這些船舶，多半懸着巴拿馬旗幟。有此船主每年竟可獲利十萬元以上。他們大都將船利以私人之名存儲於外國銀行中。

去年，英美兩方所獲悉的一個錢幣管理委員會曾為這問題努力過，想利用希臘的外匯來改善希臘國內的情況。這委員會包括財政部長，金劃部長，希臘國家銀行總裁，與兩個外國代表——英美兩方各一人。這委員會對於運用外匯有最後決定權，並有權決定德拉克麥對外匯的折令率。

這委員會的效能迄今並沒有彰明地表現出來，但它在元四六年的措置，却是它需要與否的一個很好的顯示。在那一年中，希臘以德拉克麥買進外匯一億四千五百萬元。其向一億四千一百萬元用於收買奢侈品，存儲外國銀行，購置國外產業，以及擴充非生產性的其他活動之用。

祇有四百萬用於購置機器，零件，及重建希臘工廠所急需的機器，零件，與其他設備。今日若干完備的工廠祇為一種貴重的機器遺失或損毀而全部停頓了下來。很多工廠主人有着充分資金可買這種機器，但他們並不這樣做。希臘人很少願意投資於工廠設備或開礦器械，因為這需要很長久的時間才能撈回資金。希臘如當亂世發生時，這樣策重的器械又不便攜帶。

III

德華脫，葛里斯胡特 (Guisart, P. Guisard) 所領導的美國援希團的到臨，並不能怎樣緩和希臘內在的不安。美國以貿易與善後復興工作來援助希臘，在經濟上並不多竟未引起人民的注意。原因是從蘇聯衛星國如保加利亞，南斯拉夫，與阿爾巴尼亞邊境來的壓力，使希臘人民常在担心中後可能發生的事故。這無疑是蘇聯煽動緊張與不安情緒的戰略之一。由於內戰的猖獗，通貨的不斷膨脹，與物價的瘋狂昂騰，希臘政府當然會歡迎一切外來的救濟與支援。可是救濟事項常被百分之二的富有者用來牟利，這樣官方的限制逐次阻遏大多數慈善性質的外援。今日聯邦大批供給物資仍囤積於希臘倉庫中未予動用，原因是散漫這些

物資所能援救食米，布匹，靴鞋，沐具，藥品，與一切被毀壞家器之類
的物資的價格。所幸美國救濟希臘戰災會 (American-Greek War
Relief) 與美國近東基金會 (American Near East Foundation) 在雅奧與
華威頭的政治勢力足能擊破那些被庇護者的壁壘。但這兩個組織
中絕為援助希臘人民而服務的官員如欲使救濟計劃生效，還需付
續努力，絕不能稍事鬆懈。

另有一個名叫美國救濟歐洲協會 (Cooperation for American
Relief in Europe) 簡稱 (Cae) 的組織，則在希臘很少成就。該會每幾
月的奮鬥終獲得了「項圓滿的結果——發放六十包衣著，令糧與雜火
命給希臘平民。希臘政府官員曾用種種藉口來阻止這些物資的分配
，後因美國電台與新聞紙的猛烈抨擊，終不得不允了。該會將
來的活動必然仍是同樣地困難。例如該會曾建議免費分配若干數量
的毛巾與被單。這種官方藝術制度顯然是黑幕重重，腐敗不堪的。

大多數希臘人民對於政府當然很少尊重——這低級官員直到內閣
各部首長。最近我到希臘與南斯拉夫交界處一帶的內戰區域去視
察，曾向一個鄉民，如把皮外衣放在停留該處的古墓墓中，會不會被
竊。當然不會的。鄉民回答道：希臘所有的盜賊全在政府裡面。葛
里斯胡特援希團在美國三德援希計劃開始實行後的高潮期中便已
完全明瞭這情形。團內人員堅決監督一切用度。美國官員也分別就
職於希臘政府各部，以便隨時督導。早期聯德與英國援希計劃曾
採取這樣的方式，只因失敗或無效，所以在希臘建樹甚少，反耗去了
八億餘元經費。

為免重蹈覆轍，葛里斯胡特援希團不得不採用積極有力的方
法。團內人員拒絕一切商說與求情。那時他們確是時常公正地表示
，如欲完成某項計劃，則某人必須以撤換。援希團不久便覺得那
掌握希臘政權已久之右翼保王克政府確有徹底改組的必要。

可是其時援希團中實際體驗得來的見解却與雅典與美國大使館的
外交理論相矛盾。因受大使館那種「等候與觀察」的外交把戲的牽掣
，但援希團則必須於一九四八年六月三十日以前完成此建設性的工作。
葛里斯胡特與其團員們知道康司坦丁·撒拜達里斯 (Constantin

(Tsalalios)的人民保赤黨——與其附從者如薩瓦斯——非但不曾抑平內亂，反助長了內亂的猖獗。希臘政府任用一般熱心餘孽不及具有法西斯思想的軍人為陸軍高級將領，有人若敢批評當局的政策，便會被加以「共產黨徒」的罪名，放逐至不毛之地的愛琴島 (Aganoulas) 去，並且不出拘留所便可逮捕，既不發審訊，更不容取保候釋。撒身達里斯，薩瓦斯與共黨徒們，不論有意抑無意，都成就了「搗事」，替共產黨造成了「個個兒作威作福的有利局面」。

不願內亂的蔓延與不安狀態的遍及全國，保赤黨仍月復一月地數折下去。因為是保赤黨，他們不得不支持希臘的統治者國王保羅 (King Paul)，與其夫位繼承人，七歲的不康司坦丁 (Constantine)。他們又耗盡王室的浪費，通過每年至少美金四萬八千元的「報酬」，這在面對着經濟難關的希臘，實在是「筆可觀的消耗」。希臘共黨領袖們絕不會錯過任何可以利用現態的陰謀。他們揭發政府措施的殘忍與腐敗，並激起羣眾更深的不安，以求有勇於蘇方。那些因不堪虐待逃亡山區的人民立刻便會編入共黨領導的游擊隊中。愛莫斯科訓練的共產黨員在國內各處散播着似是而非的論調，使無所適從的非共產黨人也為蘇維埃政策效力起來。希臘共黨的聲勢和其他各地的「樣地舉動」，但因民眾對於當局的不滿，它都變得很有力量。同時，希臘陸軍又經續與游擊隊作戰。官方報告所謂最後肅清，因共黨領導的隊伍仍在順利地進行破壞性突擊戰，竟成了「個笑話」。儘管希臘陸軍在「次夏季攻勢中」曾較活躍，但對於結束內戰，顯然已無能為力。且當希臘陸軍開始獲得美國軍事配備時，蘇聯各衛星國也幫助她們對游擊隊的接濟。

當那次夏季攻勢結束時，希臘士兵們講了「句刻毒的大話」——他們控制了都市與城鎮，而游擊隊則控制了山區。希臘十分之九乃是山地。

在一個受內戰荼毒，與習慣、自私、腐敗的官吏秉政的國家，美國的改造計劃斷難有成效。葛羅斯胡特據希國曾這樣地說。

美國社會的輿論也是這樣，從廣播電台與報紙的評述中便可窺知。⁽¹⁰⁾
美國國務院中末司司長勞埃·漢特澤 (Loy Henderson) 曾赴雅典，
警告希臘朝野人士，若不澄清一下政府中的吏治，則美國輿論的不
滿可迫使美國政府取消軍事與經濟的援助。這便是那波人民保
民黨史脫的狄米特里斯·瑪西里斯 (Dimitri Metaxas) 右翼政府在八月
間辭職的背景。從這次政變中產生了泰米札若·索弗里斯 (Georgios
Olga Sefoulis) 內閣。這事休乃是深謀遠慮的葛里斯胡特援希因
的必勝利。

在久經極端右翼的保民黨政府與左翼共黨對壘的混亂後，希臘
似乎亟需一個像索弗里斯這樣的人來領導政治。當然希臘大多數
民眾是皮法西斯與皮法度的。但索弗里斯的共和政策都有個大的
缺憾那便是它的出現毛火連了。

即使如此，索弗里斯仍很快地着手實施他的政策。他深知希臘陸
軍絕難消滅對方，於是發了一道命令給游擊手軍中人，假使支持
政府不與政府作戰，便可得到特赦。他希冀因此吸引那些不堪虐待
逃亡至山區的政治犯脫離共黨領袖們重新反正。他又作進一步的讓步
，命令釋放大部集中營裡的犯人。祇有公然宣佈特赦忠於蘇維
埃政策的共產黨人仍予拘禁。經濟方面，這新內閣頒布了
一條久已需要的配給計劃，並對過度高昂的物價予以制止。新的通貨
限制政策減少了黑市活動。管理進口的組織也重新成立起來了。

但索弗里斯執政之初都幾乎是毫無準備。那多年來瀰漫於希
臘政府的昏憤、無能與腐敗現象，一夕之間並不能掃除淨盡。
而且索弗里斯內閣於勢既不得不成為一個聯合政府——因為人民保
民黨在希臘國會中仍有頗大勢力——遂使康司坦丁·撒里達里斯與
共黨克們對於維護他們從前所標榜的政治經濟制度上仍獲得一

部份勝利。不管索弗里斯的政策是怎樣通常——或在短期內無疑地還將遭到激烈的爭辯——希臘所能希望的前途還是和現狀相似的局面。

欲使希臘走上民主之路，索弗里斯政策當然是必需的。為了「解救民主政治」，我們必須撲滅極端左翼與極端右翼的熱力煽動給予民主思想的火多數希臘民眾對於前途的信心。辯白美國無意「干涉」希臘內政是愚蠢的——這有如一個消防員因為沒有被正式邀請而拒絕前往火場施救一樣。

IV

美國經濟援助計劃祇有在一個寬大、強韌的政治基礎上纔能順利地運去起來。無論如何，從現時到一九四八年六月三十日這段期間，葛里斯胡特援希臘團最多也祇能替希臘軍需的善後又作創一個開端。概括而言，美國援助計劃將作下列的嘗試：

- (一) 予希臘陸軍以完整的配備；(二) 德援金中的三分之二將作此用；

- (三) 修復希臘道路——第一，予希臘陸軍以移動的便利；第二，使現時輸送平民給養至內地的駁馬人運費減低；

- (四) 繼續在撒理奧斯 (Piraeus) 薩隆尼加 (Salonica) 與伏洛火 (Volo) 進行清除廢船計劃；(五) 雅典的撒理奧斯港在解放時差不多已不能應用。現時每日可運貨五千噸，但因船隻火能洗去，碼頭十九炸毀，且搬運器具又感不足，貨物搬運費遂成世界最高的價格。

- (六) 拆除堵塞塞國的主要航路若林士運河 (Corinth Canal) 的崩裂泥土，因德人曾以猛烈火藥將數千噸泥土炸塌倒入狹窄的水道中，阻礙了交通；

- (七) 重建工廠以即有外匯，如依最種紡織原料的價格，與運輸少量物資出口；

- (八) 予希臘政府機構的改革以後援。

這些都是美國援希臘的主要計劃。美色德代表團與該總團農業

糧食組織所提較為長期的建議以及英國所作的經濟調查都還未
經過討論的階段。葛里斯胡特援希團，不曾見能獲得這樣偉大
的成就，也祇不過破壞敵人的戰爭破壞與否的若干缺點而已。

就希臘的前途而言，美國三億元援助計劃實在是其無補於實
際的。它既燒火多，又煙過少。真正復興希臘的一個必需的因素——
一個長期計劃的連續性——是忽略了。事實上美國在希臘的各
種活動並沒有認清下列幾點：

(一) 美國的計劃是否係對蘇作戰的準備。假使如此，希臘是
否將成為西方盟國的一個軍事基地？（許多軍事專家相信
東西間的衝突，只發生於希臘將難以固守的。）

(二) 美國的投資是否在於幫助希臘橫滅該國的共產黨，進而威
脅全歐的共產組織？

(三) 美國的計劃是否在於測驗蘇聯的反應，或僅是「填圖於
希臘的計劃」？

(四) 或其他？

今後的幾個月中，這些問題中的「部或全部」必然可以找出答案
來。這一切問題——與我們處置希臘問題的方法——形或美國實施
外交政策的一個戲劇性的測驗。將來情形的如何演變且不去論究，
美國現在當然已感到巴爾幹事件是易於牽入而難於擺脫的，並且
美國更應始終嚴密注意，不可稍事放任或鬆弛。